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 
第三十五回 尉遲恭犒賞查賢士 薛仁貴月夜歎功勞

詩曰：芙蓉影入在江邊，黑菊如何訪向前。  
喜得芙蓉伶俐巧，故使張環性命全。

那元帥心中暗想：「若沒有皇上的戒酒牌掛在頸中，就叫張環獻上來，飲他幾杯何妨。」又說到張士貴父子，見尉遲恭飄眼盯住的看這裡倒酒，必然想酒吃了。便說：「我兒怎樣設個計策，獻酒上去，灌醉了他才好？」志龍說：「爹爹，容易。把一碗酒放些茶葉在裡邊獻上去，只說這個是茶。待元帥飲了下去，不說什麼，只管獻上去，若然元帥發怒，丟下酒來。只說茶司不小心，撮泡差了。又不歸罪我們，爹爹，你道使得麼。」張環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」連忙把酒放些茶葉，走上將台說：「元帥點兵辛苦，請用杯茶解渴，然後再犒賞。」敬德接過來，一聞香衝鼻，喜之不勝，猶如性命一般，拿來一飲而盡。暗想：「這張士貴，人人說他奸佞，本帥看起來，到是個好人，因見我奉旨戒酒，故暗中將酒當茶，與我解渴。本帥想再吃幾杯，也無人知覺。」便說：「張環，再拿茶來。」士貴見無帥不發怒容，又要吃茶，才得放心。連忙傳令張志龍泡茶。敬德慢慢吃，還看不出，那曉他是一口一碗，只管叫拿茶來，一連飲了十來碗，到不去犒賞三軍了。尉遲寶慶在案東橫頭，看見爹爹如此吃茶，疑惑起來，說：「什麼東西，茶多吃個不停，只怕一定是酒了，待等他拿起來看。」張環把酒放在桌上，尉遲恭正要伸手來拿，被寶慶搶在鼻邊一嗅，果是酒。連碗望台下一拋，說：「爹爹，你好沒志氣。也豈不曉酒能誤事，你為著何來？況奉旨戒酒，又與軍師賭下首級，誰不知張環向有奸計，倘被他灌醉糊塗，那能清清白白犒賞？正經之事不乾，反好酒胡亂，若朝廷知道，爹爹你將何言陳奏，豈不性命難保？還不查點。張環有罪，以正國法。」尉遲恭差不多倒醉的了。見兒子發怒拋翻，性氣頃刻面泛鐵青，烏珠翻轉，說：「嘎，罷了，罷了。為父飲酒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你這畜生，焉敢管著為父的響叫飲酒！我如今不戒酒了！」把戒酒牌除在旁首，傳令張環備筵一席：「本帥偏要吃酒，吃個爽快的，看你管得住麼？」張環只怕元帥，那裡怕你這公子？連忙吩咐大排筵宴，就在將台上賜張環陪酒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傳花行令，快活暢飲。氣得旁邊寶慶泥塑木雕的一般。飲到末刻，尉遲恭吃得大醉，昏迷不醒，說起酒話來了。便叫：「張先鋒，本帥一向不知你心，今日方知你為人忠厚，本帥奉旨犒賞，吃得醺醺大醉，天色又早，還有前營、左右二營，不曾犒賞。今委你犒賞，明日繳令。本帥要去睡了。」張環大悅，應道：「是。元帥請回，末將自然盡心。」寶慶叫聲：「爹爹，這是斷斷使不得的，豈可委與先鋒犒賞？爹爹你自去想一看看，主意要緊，所以說酒能誤事。」敬德心中已經昏亂，那裡想到查點賢臣之事。反喝道：「好畜生，犒賞三軍，難道注定要元帥去賞，先鋒賞不得的麼？為父如今偏要委他去犒賞，你再敢阻我麼，快扶我到營中安睡。」兩位公子無奈何，只得扶定尉遲恭，來到帥營，悠忽睡去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張士貴，心滿意足，連忙吩咐四子一婿，人人犒賞，如今不像敬德這樣查點的，他卻喚幾百名來，大家分一陣。不上半日左右，二營盡行賞到，人人無不沾恩。父子回營安睡，一宵不必表他。

再講那帥營中尉遲敬德這一大睡，到黃昏時候，方才睡醒。二子跪下叫聲：「爹爹，你如今酒醒了麼？」敬德說：「我兒，為父奉旨戒酒，不曾飲什麼酒。」二子道：「阿呀！爹爹，你如今忘記了麼？只怕朝廷得知，性命難保。那張環父子，把酒當茶，爹爹飲得大醉，這也罷了。不該把左右營的兵卒，委張環犒賞，如今兵將盡沾恩，應夢賢臣在於何處？豈不有罪了。」

敬德吃驚道：「嘎，有這等事，為父或者好酒糊塗，要汝等則甚，豈可由我飲酒，阻不得的麼？」二子道：「阿呀，爹爹，孩兒們怎麼不阻，爹爹執意不聽，反排筵席，快樂暢飲，如此大醉，酒醒已遲。為今之計，怎麼樣處？」

尉遲恭無計可施，只聽得營外猜拳行令，彈唱歌吹，歡舞之聲不絕。敬德便說：「我兒，外邊喧嘩，卻是為何？」寶林道：「就是那些兵卒，因受朝廷犒賞，所以皆在營中歡樂暢飲。」敬德道：「不差如今是什麼時候了？」寶林道：「還只得黃昏時候。」敬德暗想，今夜乃中秋八月，故月色輝華，分外皎潔：「我兒，你們隨父靜悄悄出營，前去走走。」寶林答應跟隨。那元帥頭上皂色巾，身穿黑戰襖，腰掛寶劍，離了帥營，往東西營盤走來轉去。

也有四五人同一桌的，也有三四人合一桌的，也有二人對飲的，也有一人獨酌的，也有猜拳的，也有行令的，也有歌舞的，也有彈唱的，也有勸酒的，好不熱鬧。敬德又行到靠東這座大營帳邊，飄眼望去，見裡面有四人同飲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來來來，再飲一大杯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兄弟，你自吃罷，為兄的酒深了，吃不得了。」「哥哥，如此我與你猜拳。」「兄弟，你嚕嚇得緊，說道不吃是不吃了，猜什麼拳。」「哥阿，如此你來陪我飲一杯罷。」

「阿，兄弟，為人在世，不要不知足，我和你朝廷洪恩，大家吃得有興，為是我們今日酒肉犒賞，大家暢飲快活，還有血汗功臣，反沒福受朝廷一滴酒，一塊肉哩。」「阿哥阿，那個是血汗功臣麼？」「他攻打關城，勢如破竹，就是朝廷被困鳳凰山，若沒有薛仁貴，誰人救得，就是元帥性命，也是他救的，這樣大功勞，尚不能食帝王酒肉，我等搖旗吶喊之輩，到吃得醺醺大醉，還要不知足，只管吃下去？」「哥哥，你說得是阿，我走到外邊去小解，解就進來的，要說到外邊。」尉遲恭一句句聽得明白，暗想：「原來有這等事。」

說：「我兒，有人出來撒尿，快躲到月暗中去。」三人盡躲在營後墩背，那人見皓月當空，不敢撒尿，也走到營背後月暗中，撩開衣服，正要對敬德面上撒起尿來，這尉遲恭跳起身來，把那人夾背一把，扭倒在地，靴腳踹定，抽起寶劍在手，說：「你認本帥是誰？」那人說：「阿呀！元帥爺，小人實是不知，望帥爺饒命阿。」敬德說：「別事不來罪你，方才你在營內，說九個火頭軍有血汗功勞，反不受朝廷滴酒之恩。那九個叫做什麼名字，得什麼功勞，為何犒賞不著，如今卻在何方，說得明白，饒你狗命，若一句沉吟，本帥一劍斬為兩段。」那人叫聲：「元帥，若小人說了，張大老爺就要歸罪小人，叫我性命也難保，所以不敢說。」敬德說：「呔，張環加罪你懼怕的，難道本帥你就不懼了。我兒過來，取他首級。」那人說：「阿呀，帥爺饒命，待小人說明便了。」敬德說：「快些講上來。」那人便說：「元帥，這前營有結義九個火頭軍，利害不過，武藝精通，本事高強，內中惟有一個名喚薛仁貴，他穿白用戟，算得一員無敵大將。進東遼關寨，多是他的功勞。一路進兵，勢如破竹，東遼老小將官，無有不聞火頭軍利害，只因大老爺與婿冒功，故將仁貴埋藏月字號為火頭軍。前日元帥來此，大老爺用計將九人藏在土港山神廟中，所以不能受朝廷洪恩。」敬德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土港山神廟在於何地？」那人說：「離教場三里之遙，松柏旁就是了。」敬德說：「如此饒你狗命，去了罷。」那人說：「多謝元帥爺。」立起身，往營中就走。

尉遲恭父子，步月來到山神廟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廟中火頭軍，人雖不受朝廷的恩典，張環卻使人送來酒肉，他們排開二席，到吃得高興，猜拳行令，快樂暢然。只有薛仁貴眼中流淚，悶悶不樂，酒到跟前，卻無心去飲。周青叫聲：「大哥，不必憂愁，快來喝一杯。」

仁貴說：「兄弟，你自己飲，為兄盡有了。外邊如此月色，我到港上步月，散散心，停一回就來的。」周青說：「如此請便，我等還要飲酒爽快哩。」

那時薛仁貴離了山神廟，望松柏亭來。月影內隨步行來，不想後面尉遲恭瞧呆，穿白小將走出廟來，連忙隱過一邊，又見他望東首去，就叫：「我兒，你們住在此，待為父隨他去。」二子應道：「是。」那敬德靜悄悄跟在仁貴背後，望東行去數箭之遙，空野澗水邊立住，對月長歎道：「弟子薛仁貴，年方二十八歲，欲待一日寸進，因此離家，不惜勞苦，跨海保駕徵東，那曉得立了多少功勞，皇上全然不曉，隱埋在月字號為火頭軍。搖旗吶喊之輩，尚受朝廷恩典，我等有十大功勞，反食不著皇上酒肉，又象偷雞走狗之類，身無著落，妻子柳氏，苦守巴巴，只等我回報好音，恩哥恩嫂不知何日圖報，此等冤恨，惟天所曉。今見皓月當空，無所不照，何處不見，有話只得對月相訴。我遠家萬里，只有月照，兩頭剖剖，心事無門可告，家中妻子只道我受享榮華，在天子駕

前，卻忘負了破寨之事，那知我在此有苦萬千，藏於懷內，無處申泄。今對月長歎，誰人知道？」仁貴歎息良久，眼中流淚。尉遲恭聽得明白，怎奈莽撞不過，趕上前來，雙手把薛仁貴攔腰抱住說：「如今在這裡了。」仁貴只道是周青作耍，說：「兄弟，不要戲耍。混帳！」誰知敬德的鬚鬚掃在仁貴後頸中，那番回頭一看，見了黑臉，直跳起來說：「阿呀，不好！」把身子一掙，手一搖，元帥立腳不定，哄嘯一響，仰面一跤翻倒在地。仁貴拋開雙足，望山神廟亂跑，跌將進來。八人正吃得高興，嚇得魂不在身。大家立起身來說：「大哥，為什麼？」薛禮扒起來，忙把山門關上說：「眾兄弟，快些逃命。尉遲老元帥前來拿捉了。」八人聽見，嚇得渾身冷汗，各擁進裡面，把一座夾牆三兩腳踹塌，跨出牆，一齊拼命的逃走了。

講這尉遲恭走起身，趕到山神廟，把山門打開，喝叫：「我兒，隨為父進去，拿應夢賢臣。」二子應道：「是。」三人同到裡邊，只見桌子上碗碟燈火尚在，並不見有一人。連忙進內來，只見牆垣坍塌，就出牆望大路上趕來，應夢賢臣依然不見。只聽得旁首樹林中一聲叫：「奉旨拿下尉遲恭，理應處斬。」

敬德聽言，大吃一驚。回頭看時，只見旁首林中一座營盤，帳內有軍師徐茂功已到，說是：「大人，本帥何罪之有？」徐茂功笑道：「怎說無罪，你逆旨飲酒，此乃大罪；查不見應夢賢臣，該取下首級。」敬德說：「逆旨飲酒，望大人隱瞞，若講應夢賢臣，本帥雖不查取，卻方才眼見明白，待天色一亮，本帥自往汗馬城，將張環動刑，不怕不招出來。」茂功道：「元帥，薛仁貴本來有的，只是內中有許多曲折緣故，所以查點不著，少不得後有相逢之日，你必須要見他，前去責任張環，後來反自有罪在不赦之日，如今趁不究明，好好隨我回鳳凰城去罷。」敬德無奈何，從了軍師之命，就連夜離了汗馬地方，連夜趕到鳳凰城。

天色明亮，朝廷正坐御營，見軍師同元帥進營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老臣前去查點應夢賢臣，果然查不出，望陛下恕罪。」天子道：「王兄查訪不出就罷了，何罪之有。」程咬金道：「老黑，陛下恕你之罪，我到饒你不來。你自說過的，還是你自己把頭割下來呢，還是要我動手來割？」尉遲恭笑道：「老千歲，你又在此攪渾了。軍師大人尚不認真，反要你割起首級來，豈非真正是呆話了？」自從犒賞之後，不覺又是三天，陛下降旨到汗馬城，命先鋒張環即日開兵，再破關攻城下去。張士貴奉了聖旨，傳令大小三軍，放炮起兵。「是！」一聲得令，離了汗馬城，一路下來，約有三百餘里，到了獨木關安下營盤。天子隨後也進兵前來，到汗馬城停紮，只等張環破關報捷。

誰想這先鋒張士貴進攻關寨只靠得薛仁貴，那薛仁貴自從中秋月夜在土港山神廟，黑夜中被尉遲恭嚇了這一驚，路上又冒些風寒，借端起根，病在前營，十分沉重，臥床不起了，八人伏事不離。張士貴聞報，心中悶悶不樂。停營三天，並無人出馬。汗馬城中朝廷旨意下來，朝夕不停，催取進兵。說獨木關有多少上將，為何還未能破？那番急得張環無頭無腦，日日差人往前營探薛禮的病體如何，並沒有人回報好音，只得停營在此，不敢開兵。

先說到獨木關中的守將名為金面安殿寶，實授副元帥之職，其人驍勇利害不過的，比著蓋蘇文本事更高萬倍。兩旁坐兩位副總兵，一個名喚藍天碧，一個名喚藍天象，這二人也多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生得來濃眉豹眼，藍靛紅須，正在堂中商議退敵南朝人馬，忽有小番報進營來說：「啟上三位平章爺，大唐人馬紮營在關外，有三天了，不知為什麼，並無將士索戰。」安殿寶說：「有這等事？」便叫：「二位將軍，孤聞南朝火頭軍驍勇無比，走馬攻取關寨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為何起兵到此三日，並不出營討戰？」天碧、天象叫聲：「元帥，待小將們出關，先去索戰，若火頭軍出來，會會他本事；若火頭軍不在裡邊，一發更好，就踹他營盤，有何不可？」安殿寶說：「將軍主見甚好，如此小心出馬。」二將答應道：「不妨。」那藍天碧先自連忙披掛，上馬端槍，離了總府，放炮出關，來到唐營，呼聲大叫：「營下的，快報說！今有將軍爺在此。我聞汝邦火頭軍驍勇，既來攻關，因何三日不開兵，故此魔家先來索戰，有能者快出營來會我。」那營前軍士一聞此言，飛報進來說：「大老爺，關中殺出一員將士，十分利害，在那裡討戰。」張環聞報，便對四子一婿道：「我的兒，為今之計，怎麼樣？那薛禮臥床不起，周青等伏侍不離，關中來將，在外索戰，如今誰人去抵擋。」志龍叫聲：「爹爹，不妨。薛禮有病在床，孩兒願去抵敵。」士貴滿懷歡喜說：「既是我兒出馬，須要小心。賢婿戎裝幫助次兒，掠陣當心。」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張志龍全身打扮，盡皆上馬，端兵出到營外，抬頭一看，但見藍天碧：頭戴紫金鳳翼盔，紅纓一派如火燄。面如藍靛，須似烏雲；眉若丹朱，眼若銅鈴。獅子大鼻，口似血盆，海下幾根鐵線紅須。身穿一領繡龍大紅蟒，外罩一件鎖子青銅鎧。左懸弓，右插箭，坐下昏紅馬。手端一條紫金獨龍槍，果然來得威風猛。

那張志龍看罷，把槍一起，豁喇喇衝到馬前，槍對槍架定。說：「番兒，番狗，留下名來，你是什麼人，擅敢前來討戰？」藍天碧道：「我乃副元帥標下大將軍，姓藍名天碧，你豈可不聞我東遼頂兒尖兒的大將麼？你有多大本事，敢來會我！」志龍笑道：「怎知你這無名番狗，我小將軍本事驍勇，還不好好下馬歸順。」正是：陣前二將雖誇勇，未定誰人弱與強。